

怡情乐园

优雅走出 别样风采

□记者 寇奎 文/图

一群离退休人员,选择做模特,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,更是为了让自己的夕阳生活闪耀出更多光芒。在李玉珍模特队里,这些中老年模特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价值。

她们的优雅

李玉珍模特队的队员们个个身材高挑。优雅的走姿,柔美的舞台动作,搭配上旗袍或其他华丽的表演服,让人很难相信她们是50岁至74岁的人。

在舞台上,我发现她们也都比实际年龄小得多。问起队长李玉珍的年龄,才知道她今年已63岁了。

每次参加活动,她们都会进行集训,我曾观摩过一次集训。起初,还未进入状态的队伍让李玉珍有些着急,站在台上的她和大家讲解着动作要领,腔调升高,声音洪亮,只为让大家能够早些进入状态。

队长的严厉并没有“吓”到队员们。74岁的陈仙芳说,她们都能理解李玉珍,也非常愿意听她的。

在队长的带领下,队员们也认真起来,几遍排练都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


模特队合影

她们的“第一次”

李玉珍第一次化妆,是在做模特之后。她以前是单位篮球队队员,运动鞋、运动服是她的最爱。涉足“模特界”之后,每次上台表演时都要化妆。经历过第一次,她发现妆后的自己的确多了许多魅力。渐渐地,她连外出逛街也喜欢化上淡妆。

王翠枝第一次穿高跟鞋,是进入模特队之后。身高170厘米的她,穿平跟鞋就已经比朋友们高了不少,于是一直不敢穿高跟鞋。进入模特队后,她才有了第一次突破。如今,她

已经能穿着高跟鞋自如地走猫步了。

李苹第一次登台表演,是在去年牡丹文化节“广场狂欢月”的舞台上。演出前,没有舞台经历的她担心自己表现不好,影响到大家。上台时把表演当成排练,就会好一些。”这是队友王季群教她的减压方法。

在团队里,陈仙芳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挺“年轻”。陈仙芳是年龄最大的成员,虽然她的头发已经灰白,但因为常和比自己年轻的姐妹们在一起,她感受到很多活力,也学到了很多。

她们的友谊

起初,队员们选择练习模特步只是为了锻炼身体,如今走模特步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了。

李玉珍和我讲起了一些模特队里的故事。原来模特队里不仅有女模,还有几位男模。去年12月的一次演出,恰逢男模尤先生的八十大寿。他没有请假回家过寿,而是继续练习。殊不知,队员们早已作好了准备,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表演完还未下舞台,几位队员便拿着蛋糕和生日帽跑上

台,并告诉在场的观众当天是尤先生的八十大寿。随后,全场观众一起拍着手,为尤先生唱起了生日歌,让尤先生感动得落了眼泪。

这个温暖的集体影响了更多队员。王女士的丈夫为了支持妻子工作,每次模特队有比赛、表演,他都义务出车接送大家。逢年过节,队里的好姐妹们便会相约到队友家做客。“能遇到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,真是幸福的事情。”高女士说。

淘宝晒宝

□郑占海 文/图

老相机 见证我戍边

我家中现存多部老相机,其中一部青岛牌120双镜头相机(下图)最有故事。它不仅激起了我学习摄影的兴趣,而且见证了我的戍边岁月。

1980年10月,我到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服役。部队就驻扎在茶马古道的起点易武镇。对于刚来到部队的新兵来说,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尽快照一张全副武装的军人标准照。可边疆终究是边疆,当地竟没有一家照相馆,老百姓如果想照相,至少要到百公里外。

1981年元旦,新兵集训完毕后,我被分到距中老(挝)边境附近的前哨连。当时连队有一部旧海鸥120照相机,使用起来时好时坏。那时我就想,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该多好啊!春节前夕,连长带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巡逻,在中老边境11号界碑前给每人照了一张相,大家激动不已,照片洗出来后就迫不及待地寄回家。从此,我更坚定了要拥有一部相机的念头。

1984年3月,我终于迎来了回洛探亲的机会。即将归队时,母亲问我想带点儿啥,我说想带一部照相机,想用镜头留住西双版纳的美好记忆。但当时家中并不宽裕,我只是想想而已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母亲不想让我带着遗憾回到部队,便取出了积蓄,买了一部青岛牌120双镜头相机,花了120元,几乎相当于她半年的工资收入。当我拿到相机时,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值得骄傲的是,我用这部相机照了一张绝版照片,保存至今,并成了馈赠战友的绝佳礼品。

1985年10月,我退伍前夕,爬上部队营地的后山,照了一张连队营区全景,回到洛阳才冲洗出来。去年牡丹文化节期间,近30年未见面的战友来洛阳相聚。我特意请人将这张照片印在瓷盘上,题上“透过照片忆版纳”送给大家。战友们高兴地说:“想不到,想不到。过了30年还能看到连队当年的样子。”

我又将此照片附上说明,投到《洛阳晚报》的《影像岁月》栏目,不久就见报了,编辑还特意制作了套红标题《记忆中的西双版纳》。



往事追忆

战争岁月的点滴回忆

□秦久发

1952年秋,朝鲜战场的德川、宁远战役结束后,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撤至朝鲜西海岸一线,构筑防空工事,深挖坑道,准备应对美军可能发动的第二次仁川登陆作战。

当时,我在团司令部当译电员。备战工作异常紧张繁重,电报往来频繁,数量之多难以应对,常常昼夜不休息不吃不喝也处理不完,有时边工作边啃些压缩干粮,喝口凉水。

敌机经常来骚扰,村子里不时传来信号枪响,这是当地特务在给敌机指示轰炸目标。我们在隐蔽部里,晚上译电工作不能点亮蜡烛,以免暴露目标,只能用手电筒照着工作。

有一天晚上11点左右,敌机在我指挥部上空掷下一枚重型炸弹,顿时炸出一片火海,作战股股长和两名参谋被炸出了两丈多高,当场牺牲。我只觉得腿

上热乎乎的,接着一阵剧痛,流了很多血,棉裤里白花花的棉花翻了出来。

朝鲜停战我回国后不久,又奔赴西藏参加平叛作战和组建边防站工作,一干就是18年。西藏地域辽阔,人烟稀少,地形复杂,交通不便,部队流动性大,有线和运动通讯受到限制,无线电密码通讯便成了主要通讯工具。同时,西藏叛匪适应高原气候,熟悉地形路况,他们抢劫百姓,杀害地方干部,伏击我军车队,长期与我方周旋。

1959年1月,西藏某中心县县委被4000多名叛匪包围30多天,妄图一口吃掉。上级命令我带8人机要组随前线指挥部前往增援。我们连续三天两夜急行军,翻越两座大雪山,疲累和艰苦使部队大量减员,我也冻坏了双脚,险些被截肢,但我们仍然坚持完成了密码通讯任务,保证了大部队全歼叛匪。战后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。

多次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我,十分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,更能感受到和平的珍贵。

投稿方式一:电子邮件投至lywbwqb16@163.com,或通过洛阳网投稿。投稿方式二:信件邮寄到洛阳新区报业大厦晚报副刊部。(请尽量用电子投稿方式)
您如果不擅长写作,可电话联系我们的记者(15137956968)提供线索。